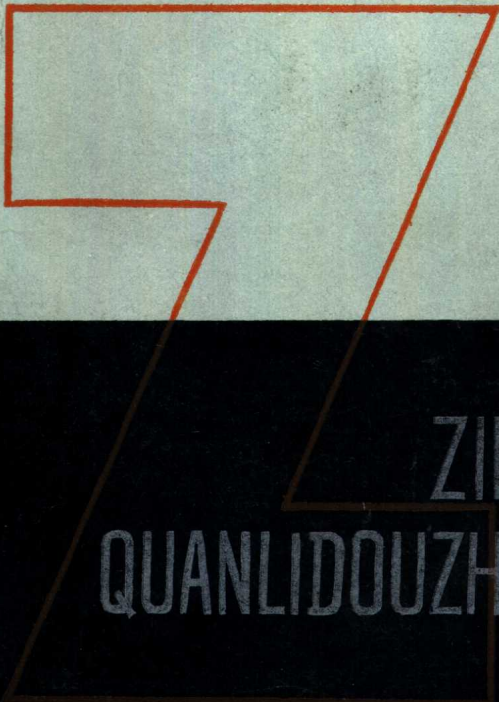


〔日〕伊藤昌哉 著

安志达 王彦良 赵良 译

聂长振 校

自民党权力斗争内幕



ZIMINDANG
QUANLIDOUZHENGNEIMU

自民党权力斗争内幕

【日】伊藤昌哉 著

安志达
王彦良 译

聂长振 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

自民党权力斗争内幕

〔日〕伊藤昌哉 著
安志达 王彦良 赵良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6.75印张370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50

统一书号：3972·693

定 价：2.10 元

前 言

本书所记述的是大平正芳这位政治家从派阀领袖当上首相直至病逝的情况。这是与我本人有关的、以前首相池田勇人所创立的宏池会为中心的记述。

我以“日记”和“信心备忘录”^①为基础来写这本回忆录。因此，书中出现的政治家全都是真实姓名。在记述方式上，除官衔之外，敬称一概从略，这未免失礼，敬请原谅。

我对所接触过的事件或政治家都尽量客观地随时记入日记和备忘录。因为当时我想：日后不知何时也许要回想这些事，还是留下当时的资料吧！

大平首相去世一年，我想：如果不把这些记录整理一下，就有可能散失。过了半年左右，我更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整理成系统的东西。因为我感到，大平死后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在向相当背离大平愿望的方向发展。

恰当此时，朝日有声杂志社的常务董事盐口喜乙先生说：“如果出书，至盼能让我们出版！”这样，我就更想把这些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是，一动手就感到，要把自己当时脑中想到的（“信心备忘录”）和当时实际发生的政治情况（“日记”）逐一对应，是很不容易的事。对此，盐口先生答应派助手帮忙。

^① 信心备忘录：“信心”原指对神佛的祈祷或信仰。本书作者信奉神道，信心备忘录系随时记录下来的作者在神道信仰及政治问题上的感想。——译者

于是，他派了朝日有声杂志社的西村顺之助先生，又派了保阪正康先生。我与他们两位一起工作，终于促使我下决心写出了这本书。

如果没有这两位助手和我妻子的热心，我也许早就掷笔而止了。

由于资料限定在“日记”和“备忘录”的范围，对事件的观点和理解方式总不免陷于“个人看法”的窠臼。在别人看来，谬误可能很多，也可能有偏颇狭隘之讥。这和我以前写的《池田勇人的生和死》（至诚堂刊）一样，都是我不得不接受的命运。

然而在当时，我的想法既肯定是真实的，我的行动也肯定是真诚的。因此，我把当时的记录原样再现，站在“时过境迁的立场”，即便想补充修改，也是十分慎重的。

因此，在我看来，所有事件皆一如存在于往昔，作为客观事实而仿佛继续存在于今日。用大平正芳的说法，这就成了一种“永恒的现在”（“Eternal Now”）的记述。

政治里面蕴藏着一种冲动。在难题如山、迫待解决的形势下，想继续存在下去的政治家的精神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亢奋，在这种冲动下会出现在通常情况下不可思议的行动。这时，平庸的角色会突然变成伟人；而具有异常能力的人反而一下子令人诧异地干出某种导致失败的蠢事，这里演出着一幕幕的人间喜剧。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命运竟和这类政治家的想法深深地联系着，所谓“现代”这个社会的历史正是这样形成的。如果了解这些，人们对此也许要不胜愤慨，甚至会感到战栗吧！

1973年10月以后，我们的经济显然因石油而受到强大的制约；与此同时，我们的政治也受到洛克希德案和无法挽救的岁入

不足这两者的制约，至今一直未能克服。因此，政治的前途越来越被难以透视的迷雾所笼罩，这也是有识之士一致的忧虑。

我没有把这种剧烈变动当作梦幻，而希望追随大平正芳前进。早在这以前的1971年1月，我信仰的恩师就不仅明确地告诉我：“这样下去，大平先生是没有希望了，首先是当不成总理。”而且教导我：“首先是你，必须发愿让大平先生当上总理！”

我把此愿深藏肺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得干下去！这是距今十一年前的事。

有的人心对神明，在神与自己之间以某种祈愿形成相互感应。也有的人与人之间以同样的使命感而形成相互感应。这时，两人之间对某件事虽然彼此并无只言片语的交谈，在各自的地点，各自采取独立的行动，但最后却是殊途同归，在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效应。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作相互感应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大平首相与我之间，有一个时期也曾出现过，这是事实。这和过去我与池田前首相之间的那种体验正是同样的东西。

深度虽然不同，方向和动能则是一样的，我至今仍然坚信不疑。

我的愿望达到了。政治家大平的愿望也达到了。因此，保革两派^①势力均衡的潮流已被扭转，无论如何，保守党的稳定多数至今仍保持着。

^① 保革两派：“保”指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革”指社会党、共产党等反对党的革新势力。——译者

不过，这个体制即使保存下来，位居核心的那些人物如果仍怀有自我中心的欲望，其他人视若无睹，听之任之，那么由此产生的动能越大，带给众人的灾难也越大，其结局，大平苦心经营的这个体制本身也可能会毁于一旦。

这时，感应的作用形成执着的力量，变为顽固的偏见，激化为对问题的互相冲突。其他人不再追随这类活动，迅速从漠不关心下降为政治上的不信任，于是，政治颓废的时代开始了。

什么树结什么果。容许利欲熏心而失去国民信任的政治家存在的社会，归根到底，是失去了精神的社会，这个世界的政治之树只能结出灰色的果实^①。

著 者

① 灰色的果实：指日本政治的腐败现象，如灰色高官、灰色政治等。——译者

目 录

第一部 派阀与领袖

第一章 前尾派的诞生和佐藤第四次当选·····	(1)
宏池会的前途·····	(1)
派阀与领袖·····	(5)
举棋不定的前尾·····	(10)
斗将田中角荣·····	(15)
摇摇欲坠的宏池会·····	(20)
第二章 大平、田中的独立·····	(28)
发愿·····	(28)
第三章 田中角荣的崛起·····	(32)
信念与魔力·····	(32)
激战前夜·····	(37)
四个人的迷惘·····	(44)
大平与少壮派·····	(49)
明争暗斗·····	(52)
刻不容缓·····	(60)
第四章 田中政权的性质·····	(68)
大平的半壁江山·····	(68)
大平致力于外交·····	(70)
第五章 田中角荣的阴暗面·····	(75)

暴露.....	(75)
危险的政策.....	(79)
衰弱.....	(87)
石油危机的狂澜.....	(92)
第六章 日中航空协定和参院选举.....	(96)
陷入苦境.....	(96)
选举后的改组.....	(102)
第七章 田中内阁的倒台.....	(107)
《文艺春秋》的杀手铜.....	(107)
第八章 椎名作出裁决的前夜.....	(113)
田中辞职与选定接班人.....	(113)
仪式.....	(116)
三木政权诞生.....	(120)
第九章 心灰意冷的大平正芳.....	(123)
危机中的藏相.....	(123)
大平必须弃旧图新.....	(130)
野心复燃.....	(136)
第十章 何谓第二次保守联合.....	(139)
谋求大福接近.....	(139)
围绕预算的摩擦.....	(146)
“编制预算之怪”.....	(148)
第十一章 “我要躺倒，党就瘫痪”.....	(152)
可怕的信念.....	(154)
第十二章 洛克希德事件与废黜三木.....	(161)
晴天霹雳.....	(162)
地下广播.....	(166)
摸索中的政局.....	(171)

身价倍增的大平·····	(180)
逮捕田中角荣·····	(188)
第十三章 “举党协”与内阁改组·····	(198)
反三木呼声·····	(199)
押在福田身上的赌注·····	(206)
改组是“架空三木”吗? ·····	(210)
围攻三木受挫·····	(214)
三木改组内阁·····	(218)
第十四章 选举法第三十一条“解散”·····	(227)
“败中取胜”·····	(227)
败兴的选举·····	(241)
避免分裂·····	(247)
第十五章 保革逆转未成·····	(252)
大福蜜月·····	(252)
大平的政治实力·····	(255)
大福联合的威力·····	(261)
第十六章 微妙的大福关系·····	(269)
福田坚持解散·····	(269)
第十七章 参拜野泽与参拜濑田·····	(276)
首相的衷肠·····	(276)
制定政治日程·····	(280)
福田总理的忧虑·····	(293)
第十八章 反解散的防线·····	(297)
微妙的立场·····	(297)
危险的锦囊妙计·····	(302)
大福的疑团·····	(305)
第十九章 日中谈判和大福关系·····	(310)

尖阁列岛风波（钓鱼岛风波）	(310)
互相揣测	(313)
游说首相	(319)
绕在解散问题上的纠葛	(324)
第二十章 “我不参加公选”	(327)
短暂的政治休战	(327)
煽动公选的报界	(331)
对大平不利的材料	(334)
福田总理的盘算	(339)

第二部 权力和争斗

第一章 预选前夜与秋季政局	(344)
决心参战	(344)
大福联合的终结	(349)
不贬值的期票	(352)
第二章 谁是扭转局势的幕后人	(357)
大福会谈	(357)
严峻的政局	(360)
失信与苦恼	(362)
拉开决战的帷幕	(368)
预感胜利	(372)
一步登天	(379)
第三章 组阁受挫	(384)
铃木任干事长说的消失	(384)
拖延首班指名	(391)
令人不悦的气氛	(395)
第四章 与大平内阁之间的奇妙距离	(398)

无形的墙·····	(398)
笨拙的对应·····	(403)
言归于好·····	(409)
第五章 从解散走向内讧·····	(416)
死板的大平·····	(416)
祭典之后·····	(420)
不祥的预感·····	(426)
第六章 四十日抗争开始·····	(434)
前途险峻·····	(434)
“首相责任论”·····	(440)
野兽的撕咬·····	(444)
调停失败·····	(449)
“决不引退”·····	(454)
第七章 福田组阁化为泡影·····	(460)
分裂状态·····	(460)
国民冷眼旁观·····	(462)
与新自由俱乐部合作·····	(464)
格斗场上分胜负·····	(467)
第八章 是强干事长还是弱干事长·····	(470)
组阁的妙计·····	(470)
“二阶堂任总务会长案”的破产·····	(474)
总理的孤独感·····	(477)
第九章 我对防卫问题的忧虑·····	(484)
疲惫不堪的总理·····	(484)
对防卫问题的认识·····	(486)
通过不信任案·····	(491)
最后的魄力·····	(494)

第十章 突如其来的离别·····	(497)
大平病倒·····	(497)
最后的会谈·····	(500)
与死者的对话(代后记)·····	(504)
日本大事记年表(1969年——1980年)	
译者后记	

第一部 派阀与领袖

第一章 前尾派的诞生和 佐藤第四次当选

宏池会的前途

1965年8月13日，池田(勇人)^①首相去世。整整三天，信浓町的池田宅邸里，守灵的吊客纷纷攘攘，络绎不绝。

第一天入夜11时许，前尾繁三郎^②、宫泽喜一^③和我三个人坐在里间屋灵堂里，那里供着一帧池田的大幅遗像。

拥挤的吊客象退潮一样刚刚散去，我们总算松快些了，话题不知不觉转到池田身上。

宫泽一边摆弄着斟满酒的杯子，一边注视着池田的遗像说：

① 池田勇人，(1899—1965年)广岛县人。京都大学法学系毕业。历任大藏、通产大臣，经企厅长官，自民党政调会长，干事长，总裁，1960年7月任总理大臣至1964年11月三次组阁。——译者

② 前尾繁三郎，1905年生，京都府人。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历任通产、法务、自治大臣，众议院议长，自民党干事长等职。——译者

③ 宫泽喜一，1919年生，广岛县人。东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历任文部省政务次官，参议院运营委员长，通产、外务大臣，经企厅长官，内阁官房长官等职。——译者

“我总觉得这副面孔不那么对劲。”

供在灵堂的照片是外务省的活动家为首相出访欧洲作宣传之用而精心拍摄的。

我好像觉得他批评了池田似的，接过宫泽的话反问道：

“怎么不对劲？”

“总好象盯着我似的。”

“……我可没那种感觉。”

“照片盯着我们说：你们不告诉我得了癌症，你们大家串通好了，让我做危险的手术。你们合伙骗我。”

宫泽这么说是因为感到有些对不住池田。

竟会有这种看法？……我转念一想，也觉得被池田的面孔搅得有些不祥之感，心里一阵烦乱。我扭转了话题，想把这种不祥之感叉开：

“前尾先生，今后该您来接池田的班、统率宏池会（池田派）这班人马啦！希望这里涌现出大批肩负下一代重任的总理大臣候选人，抖擞精神干吧。”

宏池会是保守党的支柱，保持住这个传统是我的愿望。

这时宫泽突然插嘴说：

“阿猪^①，真是怪事，池田的接班人不是一个，倒突然出了一群！”

我想：“风向又变了。”

当时，在宏池会中，人们暗中议论接池田班的是前尾还是

① 阿猪，本书作者的绰号，有昵称的含义。——译者

大平正芳^①。宫泽把这个牌摊给了我，迫使我选择。

“那个问题本来就很清楚，我要说的是前尾先生将怎样把宏池会搞成优秀人材辈出的政治家温床。”我反唇相讥。

可能我的话莽撞了些，宫泽板起了脸。

“不对！”他喊起来，双眸呆滞，面色苍白。

我以为也许是宫泽酒性发作了，然而我也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各不相让。

“你说什么！”

“滚出去！”

我们终于大声吵了起来。我就象是突然中了邪，把前尾也吓住了。

“你们二位若是为这个争吵，我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在宫泽君成为阁僚之前，我不出山。什么时候出山不好讲，但现在我会好好干的，二位放心好了。”

听了前尾这一番话，宫泽清醒了些，对我说道：

“阿猪，池田这一死，你情绪有些失常呢。”

是吗？我失去理智了吗？我象理亏似的立刻就老实了。

“唉呀，真对不起了！”我象小学生认错似的搔搔头，向前尾和宫泽陪礼道歉。

隔了一天，守灵的第三天晚上，这一次只剩下我和前尾两人。

① 大平正芳：（1910—1980年）香川县人。东京商业大学毕业。1949年任池田藏相秘书官进入政界。1952年当选众议员，1960年第一次池田内阁时任内阁官房长官，1973年接替前尾繁三郎成为池田派首领，1972年参加总裁竞选，田中内阁时任外相、藏相，三木内阁时任藏相，1978年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译者

这时，我决心向前尾一吐胸中积郁。

“前尾先生，对于当前政治看得最准确、最深刻的人莫过于先生。最早发现收拾政局的关键，并且能在最适当的时机迅速采取对策，¹这些是先生卓越的政治才干。

“然而，这是在池田这样的政治家在世之时的最好策略。今后则不然，不再是政局左右先生，而是先生左右政局。希望先生能成为左右政局的人。”

说这番话时，我心中暗自祈愿：您不要再做“等待的政治家”了，还是做一个发挥出积极果断的政治才干的前尾吧！

前尾默默地听着，站起来，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淡淡地说：

“政治可不是那么好搞的呀！”

这句话在我听来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

当时我是宏池会的事务局长。

池田辞去首相抱病休养之后，大平曾邀请我说：“到我那里去吧。”我未明确答复他。也许池田有所耳闻，他挽留我说：

“你可是说过与我同舟共济至死不渝的呵！还有出版回忆录的事要请你帮忙呢！”

前尾没和我打招呼就和池田商量好，要把宏池会事务局长的差事交给我。

我先请我信仰的恩师、金光教^①乙岛教区会长岩本寅雄先生代我祷告上苍，然后决定接受这个职务。

宏池会事务局是为援助池田派众、参两院议员集团而筹措

^① 金光教，日本神道的一种，创立于明治初期，主张敬神、爱国，宣扬忠、孝、信三者共为一体。至今仍有人信仰。——译者